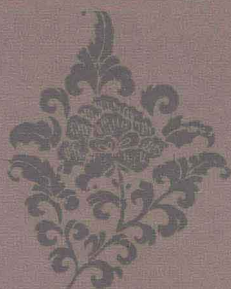


且介亭雜文二集

(註釋本)

魯迅



且介亭什文二集

魯 迅

今 代 圖 書 公 司 出 版

且介亭什文二集

魯迅著

*

今代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電氣道一三五號十二樓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

*

香港・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1965年5月版

[No. 3970]

精裝本定價 H.K. \$ ~~6.00~~

出版說明

本書這次出版，曾經依照作者親自編定的初版本，並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誌和報紙，作了初步的校勘。凡在初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都已經加以改正。同時，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附在全書的後面，在正文中則標以 1、2、3……的號碼。

本書最初於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閑書屋出版。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六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時，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不妥、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懇切希望讀者指正。

序 言

昨天編完了去年的文字，取發表于日報的短論以外者，謂之《且介亭雜文》；今天再來編今年的，因為除做了幾篇《文學論壇》¹，沒有多寫短文，便都收錄在這裏面，算是《二集》。

過年本來沒有什麼深意義，隨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決不會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過給人事借此時時算有一個段落，結束一點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經年終，我的兩年以來的雜文，也許還不會集成這一本。

編完以後，也沒有什麼大感想。要感的感過了，要寫的也寫過了，例如“以華制華”²之說罷，我在前年的《自由談》上發表時，曾大受傅公紅蓼之流的攻擊，今年才又有人提出來，却是風平浪靜。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這才大家默默無言，然而為時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寧可如邵洵美輩的《人言》之所說：“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証。”³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為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

的。在今年，为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談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諷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別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見有新聞記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輿論⁴。我的不正当的輿論，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淪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記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魯迅記于上海之且介亭。

目 录

序言.....	1
---------	---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	3
隐士.....	6
“招贴即扯”.....	9
书的还魂和赶造.....	11
漫谈“漫画”.....	13
漫画而又漫画.....	16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7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37
“寻开心”.....	40
非有复译不可.....	43
论讽刺.....	46
从“别字”说开去.....	49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54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57
人生识字胡塗始.....	61

“文人相輕”	64
“京派”和“海派”	66
鎌田誠一墓記	70
弄堂生意古今談	71
不應該那麼寫	74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76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83
什麼是“諷刺”？	86
論人言可畏	89
再論“文人相輕”	93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	96
文壇三戶	98
從幫忙到扯淡	101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	103
“題未定”草(一至三)	105
名人和名言	114
“靠天吃飯”	118
幾乎無事的悲劇	120
“題未定”草(四)(不發表)	
三論“文人相輕”	123
四論“文人相輕”	127
五論“文人相輕”——明末	130
“題未定”草(五)	134
論毛筆之類	140

逃名	143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146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149
蕭紅作《生死場》序	153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155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158
雜談小品文	160
“題未定”草(六至九)	163
論新文字	179
《死魂靈百圖》小引	182
後記	185
注釋	203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¹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詰难者問：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謂经历，是所遇，所見，所聞，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們無論怎样說大話，归根結蒂，还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画鬼，毫無对証，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写了，然而他們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頸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領，这算什么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輕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頸子而已。“再亮些”²？不要騙人罢！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偉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許多学者們这么說。对啦，也許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凱契阿，雨果³的

書，宁可看契阿夫，高尔基的書，因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滸傳》，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滸气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貫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却是極平常的事情。因为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經歷，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誰来發愁。

这就是偉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这么說。“中国为什么沒有偉大文学产生？”⁴ 我們听过許多指导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种人”教訓过我們，希腊神話里說什么恶鬼有一張床，捉了人去，給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⁵ 左翼批評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們写不出东西来了。現在這張床真的摆出来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剛剛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們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讀者所支持，当《电网外》⁶ 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發表后，就得到世界的

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復：文學是戰鬥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魯迅記於上海。

隱士¹

隱士，历来算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当作一个笑柄。最显著的，則有刺陈眉公的“翩然一只云中鶴，飞去飞来宰相衙”²的詩，至今也还有人提及。我以为这是一种誤解。因为一方面，是“自視太高”，于是別方面也就“求之太高”，彼此“忘其所以”，不能“心照”，而又不能“不宣”，从此口舌也多起来了。

非隱士的心目中的隱士，是声聞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間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隱士的招牌，則即使他并不“飞去飞来”，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張揚；或是他的帮閑們的开鑼喝道——隱士家里也会有帮閑，說起来似乎不近情理，但一到招牌可以換飯的时候，那时立刻就有帮閑的，这叫作“啃招牌边”。这一点，也頗为非隱士的人們所詬病，以为隱士身上而有油可揩，則隱士之闊綽可想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求之太高”的誤解，和硬要有名的隱士，老死山林中者相同。凡是有名的隱士，他总是已經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³的幸福。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澆菜，夜織屨，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国赫赫有名的

大隱，一名“田園詩人”，⁴自然，他並不辦期刊，也趕不上吃“庚款”⁵，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並且給主人種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先生，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

所以我們倘要看看隱君子風，實際上也只能看看這樣的隱君子，真的“隱君子”⁶是沒法看到的。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棟，但我們可能找出樵夫漁父的著作來？他們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魚。至於那些文士詩翁，自稱什麼釣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嘗捏過釣竿或斧頭柄。要在他們身上賞鑒隱逸氣，我敢說，這只能怪自己胡塗。

登仕，是噉飯之道，歸隱，也是噉飯之道。假使無法噉飯，那就連“隱”也隱不成了。“飛去飛來”，正是因為要“隱”，也就是因為要噉飯；肩出“隱士”的招牌來，挂在“城市山林”里，這就正是所謂“隱”，也就是噉飯之道。幫閑們或開鑼，或喝道，那是因為自己還不配“隱”，所以只好揩一點“隱”油，其實也還不外乎噉飯之道。漢唐以來，實際上是入仕並不算鄙，隱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勞，必須欲“隱”而不得，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唐末有一位詩人左偃⁷，自述他悲慘的境遇道：“謀隱謀官兩無成”，是用七個字道破了所謂“隱”的祕密的。

“謀隱”無成，才是淪落，可見“隱”總和享福有些相

关，至少是不必十分掙扎謀生，頗有悠閑的余裕。但贊頌悠閑，鼓吹烟茗，却又是掙扎之一种，不过掙扎得隱藏一些。虽“隱”，也仍然要噉飯，所以招牌还是要油漆，要保护的。泰山崩，黃河溢，隱士們目無見，耳無聞，但苟有議及自己們或他的一伙的，則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聰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緣故。其实連和蒼蠅也何尝有什么相关。

明白这一点，对于所謂“隱士”也就毫不詫异了，心照不宜，彼此都省事。

一月二十五日。